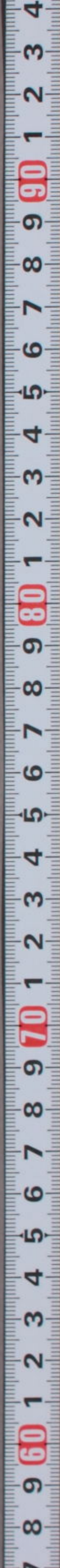




糸岡
目
輯
要
地

リ 8
5704
2



V8
5704
2



綱目集要卷之四

隋文帝

隋

堅卽皇帝位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

自投牀

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

下

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適唐公李淵

淵昞之子也

獨孤后

○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
多與隋主意合甚寵隋主每臨朝輒與方輦而進至閣
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則匡諫退朝同反燕
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
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崔長仁后之中

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

○梁彥光爲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亾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彥光爲著帽錫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爲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治

著帽錫

連篇累

牘不出

月露之

形

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爲古拙以詞賦爲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詔以頒示四方

○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賀若弼
家傳

職田起
於後周
至隋唐
年不待
暮有疾
便辭
廣爲太
子天下
地震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
尚書蘇孝慈以爲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
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於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
母得治生與民爭利

○韋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
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

○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初帝之克陳也
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
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

房玄齡
杜如晦

難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
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亾可
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
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
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
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文仲子
私諡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教授於
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重之勸
之仕通曰通有先人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餐
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

聞謗而
怒者讒
之囿見
譽而喜
者佞之
媒

日出處
天子

帝場

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
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
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
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
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
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
卒於家門人諡曰文仲子

○倭國入貢倭王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
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禮者勿奏
○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

知世郎

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
百姓窮困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自
稱知世郎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
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
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

○突厥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淵拜受書擇其馬之
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
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
廩馬

且不以為急故爾

○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

李淵書
招李密

號哭於
外聲聞
帳中

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

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
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
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亾無日
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
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
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旣而太
原運糧亦至

柴紹妻
李氏

○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關中
羣盜悉降柴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
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

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
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
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
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
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
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徇盩厔武功
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娶淵女亦聚徒於
藍田得萬餘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
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降淵以書慰勞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

唐
高祖

籍士馬
以啓魏
公

要而不
清清而

綱目集要 卷之四

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勤早降世勤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勤無表旣而聞之嘆曰世勤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

不要

陸德明
服巴豆
散

爲其長
史可以
無愧

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王世充卽皇帝位立子玄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以陸德明爲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散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初李綱以尙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耻爲朕尙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

綱目卷之四
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
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尙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
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職唐
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

○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
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摠
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
飢疲宜留壁於此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
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
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

秦王破
宋金剛

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
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
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
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
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介
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
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

○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等掠唐境王君廓以策擊却
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
之有也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

引入臥
內賜之
金

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啟開山言於世
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
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
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
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
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
圍之單雄信引槩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
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
自是寵遇日隆

蘇世長
諷諫

○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
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爲樂唐主變色
旣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
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唐主
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爲乎對曰
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瓊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耳
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
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
唐主深然之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

十八學

士

登瀛洲

收采人

物致之

幕府

雖隔千

里皆如

面談

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開府置屬世民以海
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
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
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
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
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
府僚多補為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
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
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

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
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
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李靖擊

蕭銑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
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
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
餘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屢
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
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
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

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
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
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
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
使散之江中諸將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
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
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
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
見之果疑不進

鼓吹葬
公主

○平陽昭公主薨詔加鼓吹班劍武賁甲卒以葬太常
奏禮婦人無鼓吹唐主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
興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彈胡琵琶二女
對舞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
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
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
大潰

賜高麗
書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
遣還亦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
前後萬數至是又請頒曆乃遣使冊封之

釋奠

爲仁壽

禮佛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
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張鎮周
爲舒州
都督

○張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
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
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
境內肅然

○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
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
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

傅奕蕭
瑀論佛

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
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
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
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神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
庸臣佞政虛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
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
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
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
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也瑀不能對但合手曰

地獄之設正為是人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世民殺
建成元
吉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醜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觀汝兄弟似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

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杜如晦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願早決計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

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大弟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勇士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嘗謂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至若使二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大王奈何徇匹夫之節

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命卜之幕僚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

魏徵王
遲敬德射殺元吉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擐甲持矛直
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恐驚動陛
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
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
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
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
心也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
後聞奏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
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太宗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

魏徵王
珪

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
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
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嵩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長孫皇
后內助

○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
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
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
不對

○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頡利進至
渭水便橋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

太宗禦
突厥

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
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
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
矣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
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
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
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
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
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弱虜必
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

皆下馬
羅拜

知必戰虜旣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
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
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
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
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
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
之如反掌然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旣
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哨
以金帛彼旣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
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豈以新
舊為先
後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也

置弘文
館

○置弘文館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

前事不
遠吾屬
之師

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亾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內蘊神
明外當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

玄默

欲發一

言未嘗

不三思

如鳥之

有翼魚

之有水

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下情不通取亾之道也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

方以至
誠治天
下

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衣食有
餘自不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

爲盜

不閉商旅野宿焉

猶割肉
充腹

○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亾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欲營一
殿鑿秦
而止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剖身藏
珠
徙宅而
忘其妻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笑也

佞於隋
而忠於
唐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

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張蘊古
大寶箴

以弓喻
治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束帛除大理丞○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

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欲見其
形必資
明鏡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復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一歲再
赦善人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根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

暗啞

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吞蝗

○畿內蝗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

非大瑞
不得表
聞

瑞在得

賢

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中 鷓死懷

○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鷓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鷓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

畏卿嗔
故中輟
耳

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宰相多
用儒士

○上嘗問王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尙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盧江王
瑗之姬

○上間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

祖孝孫
教宮人
樂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責之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爲孝孫遊說耶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

詔舉堪
爲縣令
者

曲耶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

責宰相
以求賢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房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唯恐一物失

玄齡善
謀如晦
能斷

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勿使臣
為忠臣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

請上親
覽奏表

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庭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

上畏皇
天下憚
羣臣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

不推內
外考官

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會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馬周代
陳便宜

○荏平人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執奏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二喜一

懼

百姓又
安乃朕
之甲兵

○大有年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亾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亾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皇太子
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决刑減膳

膳

馬周上

疏

○制自今决死刑者皆覆奏决日徹樂減膳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修大安以稱中外之望又言比來樂工圉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

遣中使

厚賜魏

徵

會須殺

此田舍

翁

退具朝

服賀臣

直

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

與之言
輒不應

我視之
更覺嫵
媚

警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
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
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
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
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
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
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

臣於數
子亦有
微長

治天下
如建此
屋

輻湊攻
之各求
自售

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
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
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
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
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
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
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
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

綱目集要 卷之四
以難也

諦視九
功舞

文德皇

后

○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耶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

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旣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

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

○葬文德皇后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毀觀

段志玄
真將軍

臣以為
望獻陵

抵璧於
山投珠
於谷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執笄行
盥饋之
禮

玄齡為

少師

自領度

支

守成難

於創業

○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

○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上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

呪僧僵

仆

羚羊角

碎佛齒

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蘇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以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

屯營飛
騎亦授
以經
高麗百
濟新羅
亦遣入
學
有犯十
惡勿劾
刺史

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矣自今勿劾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

呂才刊
定陰陽
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

經目集要 卷之四
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太子用
物勿爲
限制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胡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夫日用之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則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或者以爲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是以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

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

引轡入谷避之
○上獵于驪山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葬不受
羽葆鼓吹
朕亾一鑑
○鄭公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並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

亡一鏡矣

凌烟閣
圖功臣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剪鬚和藥
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翦鬚為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

遇物則誨之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

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面舉羣
臣得失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事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

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命復立
所仆碑

○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生日罷
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

作帝範
十二篇
不許集
文章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已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

充容徐
惠上疏

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初羣臣或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亾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

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

太史令
李淳風

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世勣
為壘州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壘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鳳鳴朝
陽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監察御史襄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

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宗中

駱賓王

檄文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移檄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

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奏焚淫

祠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太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

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逾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狄仁傑
舉其子
請備藥
籠中物
蘇模稜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畜脯鹽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婁公盛
德我為
其包容

○婁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

賀三月
雪

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
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
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
太后爲之愀然

令史設
齋自慶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
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
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初魏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
殺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元忠曰昌

萬代瞻
仰在此
舉也
張說不
從昌宗
所措

期少年不閑吏事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
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
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
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
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朱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
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
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
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
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

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耶太后曰說反覆宜並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

高麗舞
蓮花似
六郎

○楊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

六郎耳

所不欲
者尤須
與之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

胡氏論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

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
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
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
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
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
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夫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
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
以是見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
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
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

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弑武氏未嘗弑也
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亾也罪已
當絕况移其宗廟弑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
者耶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
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

○復國號曰唐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
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
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
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
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

范氏論

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曰以天下與韋玄貞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復立韋氏爲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

韋皇后

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

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斜封墨
敕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賅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乳母壻
曰阿翁

○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翁從一每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祝公五
經掃地
盡矣

○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睿宗

損之又
損至於
無為
終南捷
徑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

承禎言之

受日知
杖不得
比於人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宗玄

綱目集要卷之五

緣邊屯
守士馬
儲械無
不暗記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摠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

請敘郎
仰視殿
屋

長枕大
被
煑藥藝
鬚

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摠萬機
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
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聞
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
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
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
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爲煑
藥火藝上鬚左右驚救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

焚珠玉
錦繡於
殿前
楊範臣
諫求海
南珠翠

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
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
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
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綉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有
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
子國求靈藥醫嫗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
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
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
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况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
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

花萼相
輝樓
坐鎮雅
俗
救時之
相
伴食宰
相

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喻之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仍賜成器
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
勤政務本

○盧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
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
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
鎮雅俗耳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
舍人齊澣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
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

班生此
行何以
登仙
鳩鵲鷓
鴒

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
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
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
望者爲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
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
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鳩鵲鷓鴒
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
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
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召試新
除縣令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

寓居罔

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

極寺

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

風度凝

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

遠莫測

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

其際

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彝

異頗受賂遺為時所譏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

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
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

踰年始
授郎將

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

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
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

欲知今
問齊君

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
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

哭而死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
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

請禁遺
愛碑

十王宅
百孫院

萬事已
備但未
得客

齊君可以無關政矣廣州請爲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
以革諂諛之風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上附苑城爲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閣雖開府置
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
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
所幸之別院

○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
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
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
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

以詩書
賜吐蕃

韓休諫
疏至
吾貌雖

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
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
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
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
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
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宋璟歎曰
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
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

瘦天下
必肥

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非爲身也

元德秀
于薦歌

○上耕籍田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上千秋
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

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伏獵侍
郎
立仗馬

○李林甫引蕭昺爲戶部侍郎昺素不學嘗讀伏獵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昺刺岐州九齡旣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追諡文
宣王

○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九齡風度

○上雖以張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

祿山入朝

○安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虫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虫散卽有羣鳥從北來食虫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李

張奭曳白

林甫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爲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羅鉗吉

大喜溫頊之兄子也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止有赤心耳

○安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癡者唯知有陛下一人

先拜貴妃

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錡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為祿山起第洗兒金銀錢

○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襖襪裹之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

楊家冰山

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宋昱知選事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

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

會無一人義士耶

李萼請兵

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逾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

綱目身要卷之五
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叅軍

蜀 帝出奔

李擇交等將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旣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崔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邊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旣過便橋國忠卽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
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
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
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
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
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
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
從陛下不敢有貳自是流言始息

吾有李
○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時文武官不滿三十
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

勉朝廷
始尊
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
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張巡擊
走令狐
潮
堂上設
天子畫
像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
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
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
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亾不
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
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
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

見雷將
軍方知
軍令

綱目集要卷之五
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繼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

雷海清
西向慟
哭

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

衣黃者
聖人衣
白者山
人

○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

乾樹雞子

○上至彭原廨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肅宗

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

李泌五不可留

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

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按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

黃臺瓜
辭

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張巡許
遠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堡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

綱目集要 卷之五
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
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
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
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
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
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
抉視之所餘纔三四並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
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
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

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
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
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
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
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
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
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
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
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
召曉杖殺之

請加皇后尊號

李光弼
出牝馬
五百匹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光弼軍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

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及梨園弟子往

李輔國
遷上皇
於西內

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
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
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
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
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
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
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
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
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

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
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諾曰諸將
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
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尅老數十人玄禮
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
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尙書
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
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
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
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如葦辟穀浸以

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山人李

唐

○上朝太上皇於西內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馬燧請

宗代

行

○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

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裴諝不
對管利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

回紇下
馬羅拜

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
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
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
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
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
投槍而進諸會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
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
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
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
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

郭子儀
酌地爲
誓

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
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
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
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繼好破敵取富爲
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
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
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會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
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
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

孟至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會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怒者常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郭曖與公主爭言
○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

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聞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盜發子儀父冢
○時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子儀禁無故軍中

杖殺乳母子
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寮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貴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

而何

復徵李

泌

○徵李泌於衡山復賜金紫為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

但贈河

北一書

○元載有丈人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減聲樂

五分之

○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

四

舍宏侈亟毀撤之

路嗣恭

琉璃盤

○上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元載家得嗣恭所遺戴盤徑尺當議罪之李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

郭子儀
隸人犯
屠

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
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
臣不亦可乎

慰勞淄
青壯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縉上欲受之恐見
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
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
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改轅直
午

○葬元陵及發引上見輜輶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
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
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財賦皆
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
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
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
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
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
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
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
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
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請上載 德宗

書

劉晏理

財

○遣韋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殺忠州刺史劉晏初安史亂天下戶口什亾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賂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絜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

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

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

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見盧杞
屏侍妾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
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
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
無類矣

郭汾陽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為上
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
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
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
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
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

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僕固懷
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
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
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
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
甚眾

陸贄典
元赦文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
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
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
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

綱目集要卷之五
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贊贊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

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如

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

瓊林大盈庫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橈廢公方崇聚私貨効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

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

諫授獻
瓜者官

謂之內
相

委任責
成

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上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陸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

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綬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李晟收
復京城

○李晟收復京城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吊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

晟斬泚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沆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李希烈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

殺顏真

卿

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救耶遂縊殺之

募戍卒
屯田京
西

○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為何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緡染為綵

續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三年而代今旣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

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並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郃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

李泌救
護太子

新編皇朝通志 卷之五
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亾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

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並廢魏王泰且陛下旣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並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

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彙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

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

李泌論
盧杞

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上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逾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

○以趙憬爲門下侍郎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構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

陸贄清
慎

綱目集要 卷之五
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
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
覩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
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
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
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
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
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
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
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

鞭靴不
已遂及
金玉

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
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贊排已置之門下由是有隙

○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
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
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
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
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
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
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
爲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

月申見
在之物

上不負
天子下
不負所
學

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費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費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費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費於上趙憬密以費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費

處士陽
城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

張萬福
往賀曰
天下必
太平

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李繁者泌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

為妄不省

李兼月
進
韋臯日
進
幕僚進
奉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貶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

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

書郎

宗憲

蠲租稅

出宮人

絕進奉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贖賜魏

徵故第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之白居易奏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李絳無

進羨餘

○李絳為戶部侍郎上問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韓愈議

復讎律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

悅一百流循州

共談為
理殊不
知倦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盱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岐陽公
主

○以杜悰尚岐陽公主上長女也有賢行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柳公綽
杖殺神
策將

○柳公綽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小將敢爾唐突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將也上曰何不奏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

柳公權

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筆諫

○上見柳公權書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宗穆

劉栖楚

○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

諫晏朝

閣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

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退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

連揮令出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上命中使就仗並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八

蔡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賜韋處厚錦綵銀器翰林韋處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

也今皇子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

宗敬

韋處厚
諫遊宴

李德裕
丹扈六
箴

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扈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驚流洏舉白浮鍾魏睿侈汰陵霄作官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裴度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

中書失
印

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

策 劉蕡對 宗文

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臣聞漢元帝即位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揭國權而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豈忍姑息時忌竊陛

下一命之寵哉考官馮宿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
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物論囂然稱屈邵
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上疏乞回所授以旌
蕡直不報

此衣已
三澣矣

○上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
儉德中書舍人柳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
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裴度半
藁

○裴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
是卒上恠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
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
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
十餘年

宗武

勿使讀
書近儒
生

○仇士良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
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
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
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李景讓
母鄭氏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
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
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

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箠楚在浙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豈惟上負朝廷使垂死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禡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請久乃釋之軍中途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耶
○初上獵渭上有父老數十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

宗宣

祈佛留令

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為清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處分語

賜醫工錢緡

○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柳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敕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執械鄭
光莊吏

李敬寔
不避馬

焚香讀疏
教坊使
祝漢貞

○韋澳為京兆尹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

○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救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上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耶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眾

此階即
萬里

宗懿
敕使墓
戶

工為請曰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執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上曰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狐綯擬李遠抗州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猷為福建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隴故有是命人謂之敕使墓戶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故事

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當抗禮往復自旦至日中不決福械繫之劉潼至鎮釋之遣還

宗僖

呂用之

蠱惑高

駢

○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可以禦之守一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

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着羽服跨之用之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專行威福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宗昭

柳玘戒

子弟

○以柳玘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嘗戒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玘類眾皆指之此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

人耳

歇後鄭
五作相

○鄭絜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
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絜笑曰諸
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絜吏曰特出聖意絜曰
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絜搔首言曰歇後鄭五
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崔胤請
罷宦寺

○崔胤奏以宦官典兵豫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
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
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朱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
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

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自是宦
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
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司馬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
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
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僇利語言
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
則有稱慙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
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
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愆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
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

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

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徵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昭宣帝

司空圖

還山

後梁
主瑱

猛火油

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

安有民
富而國
貧者

○吳王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徐溫還金陵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

以鐵筋
畫灰為
字以匙
滅去

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幃獨置大爐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賣官營
第

○蜀主宗衍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張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蜀主奢縱日與后妃遊

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文思殿太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乞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許之

後唐
莊宗

郭崇韜

自祖汾

陽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因曰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勲舊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外

劉后命
答其父

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於寒微其父以醫卜為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答之宮門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

所餘止此耳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百官上表請出內庫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麴稅

宗明

○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听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從之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王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

聶夷中

田家詩

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焚香祝

聖人生

高麗後唐主從珂

○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東夷諸國皆附之

○晉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為

晉上尊

號於契

丹

冊禮使契丹主大悅晉主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
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
之外吉凶慶吊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
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
朝野咸以為恥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
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安能屈

膝穹廬

別貢皇

○晉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恥之謂人曰
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謝以老疾晉主怒停權官
○余廷英為泉州刺史掠人女子閩主曦以屬吏廷英
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

后物

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
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後晉主
重貴

稱孫不

稱臣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
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
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
間晉主卒從延廣議

有十萬
橫磨劍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
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
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
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延廣大言曰歸語而

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母悔也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

如禪僧
飛鷹

○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

毀漢宮
後周太祖

寶器

茲事不遠宜以為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李穀范質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穀有器畧論議愜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周立訴
訟法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邊和尚

○邊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

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

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世宗

堯舜不

能獨治

○周主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諫曰四

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

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

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

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

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但垂拱

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

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

○救天下寺院非救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

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

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

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

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宋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宋

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朝乃得

入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

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

廢寺院
非救額
者

城門王

事不敢

奉命

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

不受吳越饋遺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曷之奉使者乞勺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遣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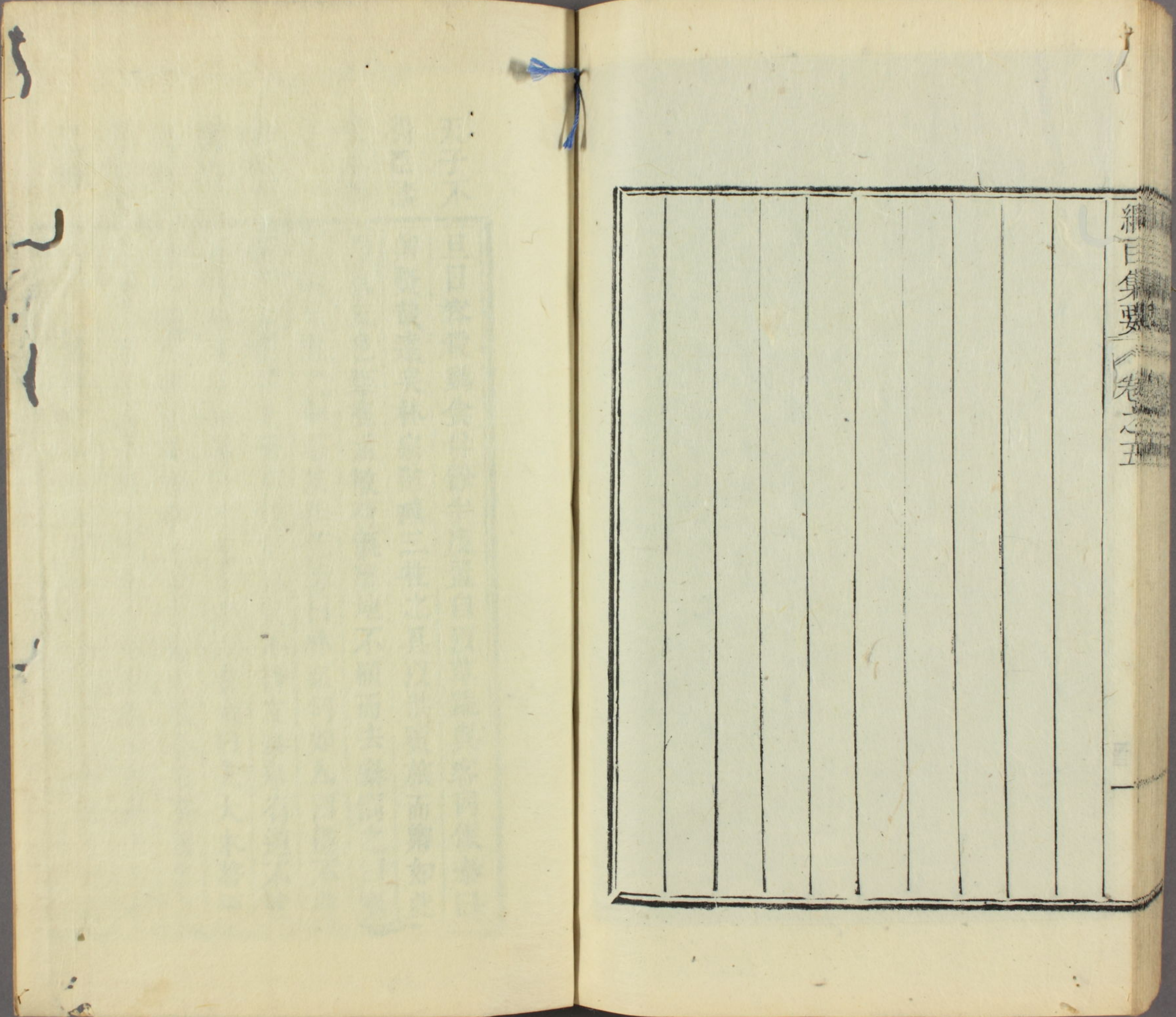
以米貸民

○淮南饑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恐民貧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世宗欲相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

為相不由科第

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乃以王溥范質皆叅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謹謙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綱目集要
卷之五

